亲情随笔

我的母亲

□ 傅振邦

3月4日,从老家石首传来噩耗,母亲在父亲和姐姐们陪伴下,在石首市桃花山镇小石桥村老宅安详离开了,享年85岁。

母亲叫李培喜,出生于1941年,1959年嫁给我父亲,从湖南华容三封寺来到了湖北石首桃花山,在此艰苦持家、生儿育女,度过了一生。母亲是中国亿万农民中的平凡一员,她的一生是勤苦的一生、奋斗的一生、果满的一生。

母亲共有三姊妹,排行第二。母亲10岁时,外公英年早逝,姐姐已出嫁,她和外婆、年仅4岁的妹妹相依为命。家中没有壮年劳力,农村的生活无比艰辛,生活的重担便过早落到了她幼嫩的肩膀上。尽管没能上一天学,但她特别聪明,学会了心算,能全文背诵《增广贤文》,明练通达。后来,得益于解放后教育的逐步普及,即便生活如此艰难,外婆和她还是让她妹妹上了学,她们希望家里能有会读书的人。

我家住在桃花山脚下。桃花山是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交汇处的唯一山脉,山清水秀、风景秀丽,但偏僻落后。母亲嫁入时,父亲家道早已中落,十分穷困。在那个年代,农民勤苦工作,节俭操持,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,往往还要饿肚子。父母先后生了8个孩子,有3个都不幸夭折了。母亲含辛茹苦,把我和4个姐姐拉扯大。那时的农村,还是希望生个男孩支撑门户。我的出生,给母亲和全家带来了新的希望,但母亲大病一场,差点没能挺过来。那时的日子,全家在生存线上挣扎,沉重的生活负担,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。

改革开放后,农村包产到户,久被压抑的生产力终于释放出来,我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父母劳动繁重,但脸上总是荡漾着幸福的微笑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,我家相继买上了当时的"三大件",家中境况逐步好转。我和最小的姐姐正值读书好时光,发奋学习,1990年、1991年,四姐和我相继考上大学,在当地传为佳话。那些景象,正像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歌中所唱,农村大地呈现勃勃生机。

直到我和四姐大学毕业工作后,家里负担才轻下来,但父母依然坚持田间劳作不辍。母亲劳累了一生,家乡附近的长江大堤、红旗水库、责任田里、屋前屋后,到处都留下过她劳动的身影。晚年只要能动,她依然操持家务。终其一生,母亲都是通过艰苦劳动谋生存求发展。"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",她皲裂粗糙的双手,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中。母亲的一生,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压力,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希望,都在千方百计打拼,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经营家庭,坚持不懈创造更加美好生活。由于党的好政策和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进步,她的后半生过得比较幸福,果满而归。母亲的一生,正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、普通农民的缩影,他们坚信劳动和奋斗对人生的意义。中华民族生生不息,有赖于这种亘古以来坚韧不拔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。

母亲给予我生命,艰辛抚育我,始终教导我,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。

在我孩提时代,最喜欢下雨天。下雨天母亲无法外出劳动,就在家里做做针线活,我搬个小板凳坐在她的身旁,磨着她给我讲故事。那时家里房子是稻草屋顶,雨下得久和大时,屋里漏雨,只好用盆接雨水。房顶上漏下的雨滴滴答答,母亲娓娓讲述穆桂英、樊梨花的故事,讲柳毅传书,讲薛刚反唐,讲岳飞精忠报国,讲隋唐演义中的英雄人物。那些故事对我来说,是那么生动有趣。母亲用传统故事对我进行了忠孝节义的启蒙熏陶。后来我问母亲,她怎么知道那么多故事,她说是外公外婆讲给她听的。

母亲虽不识字,但尊师励学。从我很小的时候,她就用家族和乡邻中的读书人为榜样激励我,要我学习勤学苦读的楷模。上了学之后,凡是我学习上需要的花费,她从来都想方设法支持。读小学时,我常常在她做早饭的时候,坐在厨房门口的椅子上大声朗读课文,听到我的朗朗读书声,母亲忙碌中充满着幸福。我知道母亲爱听我读书,就读得格外专注,这也无形中帮助我提升了语文学习水平。每每我在学习中取得一定成绩时,母亲只是淡淡地表示知道了,从来不表扬。这让我觉得,凡是在学习上的进步,都是理所应当的,任何时候都不得懈怠。

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,母亲总强调与人相处要"将心比心",己所不欲、勿施于人。她特别敦睦家族和乡邻,为人真诚。尽管我们家境拮据,但对更穷困者,母亲总是伸出援手。附近有一家邻居男主人走得早,家里还有与我年纪相仿的孩子,我记得好多次母亲都让我给那个小朋友送去热饭,还常常给予力所能及的接济。小时候,母亲总叮嘱我,"喊人不要本,只要舌头滚两滚",要我遇到长辈尤其是孤寡老者,一定要主动大声地问候。这点看似微小的礼节,体现她为人处世的态度,让我受益终身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母亲对我的爱博大而深沉,但从不宠溺,该打则打,该骂则骂。童年时期,至少有三次,我被母亲用笤帚狠狠揍,因为做了错事,那样的教训的确深刻。比如我有一次与三姐嬉闹,不知轻重,失手用翻草的木叉打到了三姐脸上,差点弄伤她的眼睛,母亲勃然大怒,罚我跪下,狠狠打了一顿。农村里农活多,我很小年纪就开始干各种农活,记得五六岁时,主要是扫地和放牛。后来大一点了,就要下田下地干活。一直到上大学,暑假回家我还参加抢收抢种的"双抢"。长期在农村干重体力农活,让我具有了坚强意志,拥有了强健体魄。

参加工作后,母亲与我相处时,说得最多的,就是要我兢兢业业搞好工作。她不会讲大道理,只是强调,给公家做事,务必尽心竭力,务必一心为公,千万不要做坏事。尤其是我在地方政府担任领导时,她更是反复叮嘱,一定要做个为老百姓办事的清官,绝不要让人戳脊梁骨。往往她的话不多,只是默默看着我,我就知道了她想要给我的叮咛。母亲看着我的眼神,激励鞭策着我永远守好底线,永远为公家做好事,永远为老百姓打好工。

回到老家料理母亲后事,桃花山在阴雨中蒙蒙沉沉,我的心空空荡荡,想着母亲的往事痛彻心扉。"欲报之德,昊天罔极"。劳瘁养我育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,她的恩德我永生难报,唯有把她的教诲铭记在心,在工作和生活中加倍努力,勤勤恳恳劳动,老老实实做人,干干净净做事,以此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。

3月4日深夜,在赶回家乡的路上,我含泪写下了《哭母文》:

正月十六,慈母遽归。自此何恃?痛彻心扉。
母生寒门,国难当头,襁褓之中,险丧寇手。
十岁失父,湖区灾频,寡母幼妹,相依为命。
不嫌陋厄,嫁入傅家,劬劳劳瘁,乡族望嘉。
生育八子,含辛茹苦,香梅芳邦,五裔衍绪。
堂风慈厚,兴家安居,果满寿终,八十有五。
一则聪慧,勤俭通达,心灵手巧,相夫持家。
夙兴夜寐,种养耕殖,能算会营,谋谟家计。
二则慈晖,教子有方,深爱不溺,劝学励上。
宅心恻悯,鞠我抚我,家教严正,长我育我。
三则孝悌,敦睦妯娌,和谐戚朋,友邻乡里。
亲疏远近,信诚以待,孝赡耆老,恩泽孙孩。
四则积善,笃信佛道,虔朝老山,惟善是效。
急难好施,周济贫弱,体恤独孤,慈悲磊落。
五则明义,公私忧乐,洞识大体,坤仪孟岳。
明辨是非,醇厚家风,以直报怨,翠竹青松。
洞庭水碧,桃花山苍,此生难报,母恩浩荡。
慈云虽逝,子孙铭记,英灵永在,时时承祭。
焚香祈告,湘土楚地,呜呼吾母,长眠安息!

千里奔波只为"情"

□ 邓代喜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人们在忙碌中追逐着梦想与未来,往往却忽略了那些生命中最为珍贵的情感纽带。然而,当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时,我们才猛然意识到,有些情感,无论距离多么遥远,都无法割舍。2025年12月26日,我的一段经历,便是对"千里奔波只为情"这句话最深刻的诠释。

那天,我参加完广西南宁马拉松比赛后,带着对运动的热爱和对美丽海岛的向往,辗转来到了风景如画的海南,准备奔赴两天后的另一场马拉松盛宴——三亚马拉松比赛。然而,命运似乎总爱在不经意的时刻,给予我们最沉重的考验。刚刚入住酒店,表弟的电话如一记重锤,敲碎了我所有的计划——大姑父因病突然离世,两天后举行葬礼。

那一刻,时间仿佛凝固,心中悲痛万分、五味杂陈。我好不容易中签的三亚马拉松,这个我梦寐以求的挑战舞台,参赛包尚未领取,就面临着放弃的抉择。一边是对运动的执着与热爱;另一边是血脉相连的亲情。大姑父,那个总是在我们家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人,那个用朴实无华的言行教会我们什么是责任与担当的人,如今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果断决定:放弃比赛,踏上归途。在这个决定的背后,是对亲情的尊重,更是对大姑父一生付出的最好回应。购票的过程充满了曲折,但无论票价多么昂贵,无论需要转乘多少次交通工具,都无法阻挡我回家的脚步。

一路上,我回想起了与大姑父、大姑母的点点滴滴。我们小的时候,因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,家里只有老老小小,他们就如同我们家的守护者。大姑父经常到我们家帮忙挑水(那时候农村没有自来水,每家每户都是到河港、沟渠挑水吃),有时还到荆江大堤外的农田里挑回分给我们家的棉豆梗、稻麦草。在我们家有脏活、重活,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他总会如期而至,伸出援手。对我的关爱更是无微不至。记得我在田市中学上学时,有一次学校组织师生到他们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,队里没有安排吃午饭。我们上午干完活返回学校后,大姑父到田市街上买了几个肉包子,专门跑到学校送给了我。这几个肉包子让我记忆了大半辈子!大姑母每次回娘家,都是倾其所有,大包小包,带来的不仅是美食,更是满满的爱意。每年暑假期间,我们三兄弟都会到他们家玩耍好长时间,欢声笑语至今仍回荡在我的心间……这份情,这份爱,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骨髓之中,成为我努力前行的力量源泉!

在经历了长达两天一夜、跨越将近两千公里的旅程后,在举行葬礼的前一天晚上赶了回来。我和大姑母抱头痛哭后,终于跪在了大姑父灵堂前,当面叫上了最后一声"大姑父"。这份跨越千山万水的奔波,是对大姑父最好的缅怀,也是对亲情最真挚的表达。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情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,它告诉我们:无论身在何处,无论路途多么遥远,只要心中有爱,就没有任何理由能阻挡我们回家的路。

千里奔波,只为那一份深入骨髓的至爱亲情,只为那一声啼血的"大姑父",只为回报那一份无法忘却的"爱"!

寻味荆州

回味豆皮子

□ 陈白云

有一种食物,由大米制成,它形似米粉,又不是米粉,它得来很慢,又上嘴很快。捧在手里嗅一嗅,仿佛看得见秧马划过水田的痕迹、谷堆旁月光皎洁的夜晚,还有祖母在灶台前被柴火照亮的银发。

用一位作家的话来描述:它像雪山上自然生长出来的,洗尽铅华,又藏身于"海",里面流淌着祖辈的每一滴汗。它就是舌尖上的荆楚特产——手工豆皮子。美食往往来之不易,其制作工序繁复且费时费力,一般人难以坚持,祖父祖母却坚持了三十余年。

好的豆皮子必须雪白匀称,色香味形俱佳,令人回味。平常自家人吃,祖母一般选十斤晚稻米做豆皮子。首先将米放进木桶浸半天,再一勺一勺置于石磨上磨成米浆。凌晨五点,祖父便起身推磨——那时没有电动设备,全靠他一圈一圈推。祖母则在一旁适时添米、加水。随着石磨转动,米与水相融,最终汇成浓稠适宜的米浆。那米浆慢慢沉淀,洁白而宁静,呈现出湖泊般的质感。

冬日乡村的黎明,清冷而寂静。我烧灶火,祖母时而眼观锅气,时而手探锅温,待时机成熟,舀一勺米浆倒入大铁锅中,迅速用特制的木片摊成圆圆的薄薄一层。不到一分钟,米浆逐渐变成一张熟透的热豆皮。祖父拿着小簸箕,早就候于一旁,只等祖母用锅铲取出豆皮放在簸箕里。这一步操作讲究一气呵成,起早了豆皮未熟,弄慢了豆皮会糊。"看准时机,不要磨磨蹭蹭,一铲一甩,丢在簸箕上!"祖母说。

豆皮出锅后,祖父端着簸箕从厨屋跑到户外,将其摊放在芦苇帘上,再返回原地。时间刚好,祖母摊成第二张豆皮。如此循环往复,直至一桶米浆用尽。此时指针已过8点,大地笼罩在一层暖色中,眼前完全是另一番景象,一页页摊好的豆皮似圆月,将小院点缀得一片锃亮。

有时祖母会选几张热豆皮让我拿给左邻右舍,说这叫"送丰收、送福气"。其实,将蒜苗、榨菜、肉末放进刚出锅的豆皮里包好,再叠成长方形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,外酥里嫩,好吃到停不下来。

如未封口的信封,这才完成了一半。豆皮变为豆皮子,还需要刀切、阳光照。待豆皮晒半天或半干,一张张收起,切成细条状。祖母几十年厨艺,手起刀落间,一张张豆皮立马变作一根根细条条,再将它们摊于芦苇帘上晾晒,原本一片片的白,便成了一根根的白。

在老家,豆皮子是过年的必备主食,大人小孩都爱吃。正月里,家里迎来一拨拨客人,祖母问:"想吃什么早餐?"客人没有丝毫犹豫,脱口而出——豆皮子。干脆利落,似祖母的刀法。做法也简单,煮是首选,因为从不让人久等,只需同佐料一起放进沸水中煮一刻钟,便能出锅,省时又省心。春耕农忙时,春雨贵如油,一碗豆皮伴一犁新雨,只待秋收万颗子。干完农活回家,嘴里还留有余香。

正因如此,纯手工制作的豆皮子特别受欢迎,城里亲朋好友常到乡下来购买。一桶桶磨、一勺勺摊、一张张切、一根根晒出来的豆皮子,对他们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。因为祖父祖母手艺好,后来许多出门在外的游子都来我家买豆皮子,说想家时煮上一碗乡味,特别解乡愁。

一进入腊月,祖母便备足货源,生怕让买主们失望。只要天气晴好,她每周都会与祖父燃起灶火,一同制作豆皮子,从不曾停歇。

"米是常见之物,做成豆皮子就抢手了。"祖母边切豆皮边算账,"一斤大米,只能做七两豆皮子,一斤豆皮子的价格,却是一斤大米的三倍,虽然制作过程中有损耗,但利润已相当可观。"我心疼他们,却仅有只言片语:"费力又费神,一根根头发白得像一根根豆皮子了。"祖母说:"汗滴禾下土,挣钱哪有不辛苦?一斤斤卖,一分一厘积攒,细流汇成海。"

他们披星戴月卖豆皮子挣来的钱,除了补贴家用,还供我买文具和书。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,他们从不抱怨。两双勤俭持家的手,像四根顶梁柱,合力撑起这个家,点亮无数个充满希望的日子。

有一天,祖父吃完豆皮子,端坐于堂屋,有板有眼道:"豆皮子是好东西,荤素皆可,煮、炒、蒸也行,无论同何种食材一起烹饪,其本味不变,这好像清官廉吏绝不与人同流合污,面对威逼利诱也毫不动摇。"

我接过话茬,回应做过村医的祖父:"如果把医术比作一个宏大的体系,那么豆皮子就像其中一味性平、味甘、药力和缓的君子之药。"

我与祖父会心一笑,仿佛豆皮子是平衡我们祖孙血脉关系的一杆秤。祖母好像被我们的对话所触动,右手捏起一根豆皮子细瞧。

有人问豆皮子好吃的答案,其实没有答案。春种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,唯一通往食物的答案是勤劳、奋斗与坚持。人与食物相逢,食物与心相遇,无论脚步如何匆忙,总有一种味道,以其独有的方式提醒我们,不忘昨日的来处,走好今天的路,认清明天的去向。

如今,豆皮子四季皆有,不必等到腊月。祖父祖母也老了,不再做雪白的豆皮子,但那洁净的白、纯粹的白一直在我心里亮着,宛如清白的家风,激励我凡事吃得了苦、耐得了烦、沉得住气。

季候物语

茶香雅韵春犹恋

□ 小珂

春雨过后,还未等花开,山坡上的茶树就吐出了新芽,像急着报春的使者,送来了大自然的第一抹清香。

我循着这清新的茶香走去,望见不远处青翠的茶山上,茶农们正身背竹篓穿梭于茶垄间,手捻鲜叶,指尖翻飞,将刚冒出的新芽采摘下来。各色茶香在风里交织,和着优美的山歌旋律,溢出满满的春日气息,令人心醉神怡。不知不觉,我融进了这样的氛围中,与那些茶农一样挎起竹篓,穿行垄间,采摘娇嫩的新芽,也采下整个春天的温柔絮语。山峦漫卷处,素手摘新绿,这竹篓里盛满的何止是茶叶?还有流动的春天雅韵。而我也不只是在采茶,更是在踏青、赏春、涤荡心灵。这个春天里,何须寻南走北觅春意?当下便有"身在春草间,心游天地外"的意趣。

采完春茶,我走进山间的一家茶铺,烹上一壶热茶,仔细寻味这亲手采来的茶叶与平日里买来的茶叶有何不同。茶叶在沸水中不断翻滚,渐渐舒展开来,茶汤也由清澈变得翠绿,色泽艳丽却无油光,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山野气息,既养眼又润心。我捧起茶杯,轻轻晃动,任袅袅茶香在鼻尖萦绕,不禁心神爽朗,思绪也随之飘远……想起儿时的春天,每逢春雷乍响,春雨倾盆过后,母亲就会说:"走!到山间采茶去!"我们循着空气中浮动的茶香走去,走着走着,就会邂逅一片盎然春色。躬身采茶一日,方知一杯清茗里藏着无限春光,也藏着辛劳和喜悦。

起初学采茶时,我总是用指甲去掐新芽,采下的芽尖多不完整,芽尖伤口处还会发黑变色,影响茶汤的色泽、口感。母亲告诉我,采茶要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芽尖根部,用巧力迅速提采下来。采下后也要妥善存放,不能闷捂、不能挤压,这样才能泡出色香味醇的好茶。而这好的芽尖也来之不易,只有在雨水和阳光适宜时,它才会生得茂密饱满。若是雨水不够充足,就只能采到零星几颗芽头。芽尖长势好,也要尽快采摘。那些最嫩的芽尖,一两天内就得采摘下来。错过了最佳时机,芽就会舒展成叶,价值大打折扣。所以,每当茶树开始冒尖,茶农们就忙碌起来。哪怕日忙夜忙,累得腰酸背痛,指尖磨破,也要抓住那一抹鲜。

眼下,我轻轻抿了一口茶,就从那入口的鲜爽里品出了几分回甘。这一杯春茶,是春光的凝积、是春雨的礼赠,也是采茶人辛勤劳作,只争朝夕的努力和收获。这从枝头到舌尖的转换,是一场浪漫的际遇。当茶水泡软了心扉,泡出了回忆,茶香裹着甘润滑过喉咙,在我的心头化作了阵阵涟漪。饮下这杯春茶,仿佛装下了整个春天,回味中有情、有景、有深味……

如果春天也能说话

□ 胡维

"草色遥看近却无,最是一年春好处。"山川初醒,大地萌动,让我沉醉于春天的每一寸光景。

春天说,她刚来,已满目琳琅;夏天说,她未至,却被那一片新绿绊住了衣角。

都说春光短,而我独爱初春!晨雾裹着远山游移,天际的鱼肚白渐渐被染成蜜桃色的绸缎,山涧的冰凌叮咚碎裂,溅起的水珠里藏着整个冬天的梦。

春天是江南最温柔的时节,春风裹着茶香拂过龙井的梯田。青石板路蜿蜒至村落深处,围出一座座白墙黑瓦的院落,隐在杏花与樟木之间。

踩着湿润的苔痕拾级而上,我拾得一支《忆江南》。我走过这片皖南的春天花海,一路望去,从鹅黄到翡绿,再到远山含烟的灰蓝。花丛中蜂蝶的翩跹与农人的身影,让眼前的一切都像在低语,阳光澄澈得仿佛能穿透时光,好轻!好轻!

初春的暖阳,透过疏疏落落的桃枝,洒在肩头如羽毛般轻盈。垂眸处,荠菜在田垄间簇拥成星,蒲公英的种子乘风而起,像一场无声的雪。我久久立于花树下,花瓣沾衣欲湿,此刻天地间,谁不是春的囚徒?若春天能言语,她定会轻唤我们,去追逐溪流,去拥抱芬芳,去种下所有未完成的渴望。

柳枝垂下的新绿如少女的发丝,被风梳得蓬松又柔软。桃李争艳时,蜜蜂的翅膀驮着阳光的金粉,在花蕊间跌跌撞撞地酿蜜;而梨花却似一场未化的雪,簌簌落在农家的瓦檐上,与炊烟共舞。

春水初生的池塘里,蝌蚪拖着墨色的尾巴,将云影搅碎成涟漪,偶尔有早醒的青蛙跃入,"咕咚"一声,惊散了倒映的青山。

晨曦中的湿地最是热闹。白鹭单腿伫立,像一首未写完的绝句,倏忽又展翅冲向天空,翅尖划破雾霭,露出背后羞赧的朝霞。

芦苇丛中,野鸭的啼叫与水流声应和,衔来一截截潮湿的春谣。孩子们用柳枝编成环戴在头上,吹响自制的芦笛,笛声跌进溪流,随着花瓣漂向远方。

时光的信笺上,春天总以最温柔的笔触落款。不必追赶,所有蛰伏的惊喜——破土的笋尖、归巢的旧燕、田畴上第一声吆喝,都会在某个清晨与你撞个满怀。

如果春天也能说话,她一定会轻唤我们:望朝阳而生,向暖意而行,朝丰盈而去,向着阳光,向着温暖,向着收获。

春天的脸面

□ 吴奋勇

说走就走,目的地是一个名叫"林东"的小山村,那里有我们心心念念的樱花。清晨,我们从县城出发,太阳刚刚从笔架山后探出头,柔和的阳光洒在大龙湖上,波光粼粼,仿佛无数细碎的金子在水面跳跃。每一次出发,都像是一场与未知的邂逅,充满了期待与意义。

车子驶过老家时,雨刷突然动了起来。天不知何时暗了下来,雨丝密密地打在车窗上,像是春天的絮语。坐在副驾驶的老张轻声说:"下雨了。"我望向窗外,白茫茫的一片,雨雾弥漫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蒙上了一层薄纱。师傅笑了笑,随口道:"真是春天后妈面。"这句话让我一愣,随即想起,我年轻的时候,写过一篇关于春天的文章,引用家乡的谚语,我写到:春天鸭母面。后来在校对,编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《乡间月光光》。一样爱好文学的妻子说:"她的家乡是说后妈面。"我特地问教书的父亲,父亲说,我听错了,也写错了。那时的脸红,如今想来竟有些怀念。

车子穿过石门,雨渐渐停了。山腰间的雾气还未散去,远处的山头笼罩在浓雾中,宛如仙境。我们停下车,站在路边,看着潮湿的路面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。一位老人提着一篮菜从我们身边经过,我们主动与他攀谈。聊到天气,老人笑着说:"春天孩子的面。"我们不解,他解释道:"春节时,我几个孙子孙女从城里回来,一会儿高兴得不得了,一会儿又闹脾气,有时互相骂得很凶,一会儿又和好了,像春天的天气一样多变。"我们笑着附和:"您真是有福气,儿孙满堂。"老人摆摆手,满面笑容。走几步天气有点热,想脱外套,老人说:"春天天气多变,得注意保暖,别感冒了。"多好的老人。

告别老人,我们继续上路。不一会儿,目的地到了。乡野间,油菜花开得正盛,金黄色的花海此起彼伏。溪边的桃花也开了,粉嫩的花瓣像是春天的笑脸。田地里经霜的荠菜,足有半人高,枝干笔直,叶子舒展,翠绿与深绿交织,仿佛倔强地宣告着春天的到来。

我们沿着乡间小路漫步。突然,一阵微风拂过,几片樱花花瓣轻轻飘落在肩头。老张伸手接住一片,笑着说:"这樱花,像是春天的信使,告诉我们,不管天气如何变化,春天总会如期而至。"我点点头。此刻,所有的变幻与莫测都显得不再重要。春天的脸面,无论晴朗还是阴沉,都无法掩盖它那勃勃的生机与无尽的希望。春天并不仅仅是季节的更迭和变换那么简单;它更像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美丽邂逅,充满了未知、意外以及温暖与希冀。

我们站在樱花树下,抬头望去,满树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宛如一片粉色的海洋。阳光透过花枝,洒下斑驳的光影,给这春日增添了几分暖意与美好。